

元臺
急
素問靈樞

陽氣隆至鉞下熱乃去鉞也凡刺病人之寔者必待其虛即鉞解論之所謂留鉞陰氣隆至乃去鉞也。正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寔然後去針此乃指守其法而勿失即鉞解論之所謂留鉞陰氣隆至乃去鉞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即鉞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或一即鉞解論之所謂淺深其候等也。用鉞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于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于眾物即鉞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鉞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寔而出鉞矣。吁觀伯之所言其丁當之意切矣惜乎萬世而下能知此者誰與。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鉞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鉞之服必有法則焉令何法何則
法則準則也**方**則準則也**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謂合天之日之寒溫月之盈虛星辰之行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謂合天之寒暑月之盈虛星辰之行度

謂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是故天溫日明則氣者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

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
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
明則陽氣或亦應之故血和

潤而易寫
衛氣浮而易行
天寒日陰則陰氣盛
月始生則血氣始精
衛氣始行
月郭滿則血氣寔
肌肉堅

故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凝則難行
沉則不應
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
明則陽氣或亦應之故血和

月郭空則肌肉減
經絡虛
衛氣去形獨居
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
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潮沙

陰精血屬水故其虛
寔浮沉亦應于月
是以天寒無刺
血泣而**天溫無凝**
天氣溫和則血氣

無補
寔也**月郭空無治**
正氣虛而邪**是謂得時而調之**
調其血氣也**因天之序**
盛虛之時**移**光定

位正立而待之
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刺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
藏陰也**內**也**謂**虛其

卒如字盡也易去聲

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王用鍼之要在乎知調陰陽。月郭空則陰陽榮衛皆虛。正不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

感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瀉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針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凝者不使其血氣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澁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瀉皆

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充焉也。▲靈樞經論云：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既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卻，垢着。▼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

氣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產內亂。淫邪乃起矣。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固法。宜于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針也。後之妄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二十八星房昂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昂至心為陰蓋日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行有朔望虛盈之度故星辰者所以紀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實之應也

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

從東方來春氣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月建在子風從北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在辰風從東方來

正氣主生長萬物者也從其體後來者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傷後來者微腫殺之方而牙太一風從南方來大反衝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正氣候八

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

九月十月人氣在三月四月人氣在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
犯也
註八方之虛邪主殺主害春謹候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
以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

虛兩虛相感而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
註身之虛血氣虛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雨

九候而救之始勿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註天忌者謂太乙從居中宮乃天道所當避忘之日太一北極

能傷害其性命
註六日建在北太一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立春四十六日居天留天宮良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

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留天宮良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

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六日居

叶蟄之宮曰冬至一歲所居之宮也又太一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

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

矣移日者始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乙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徙入中宮日者

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

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

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

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東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

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

聖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

外在于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雨莫一虛病則為

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瘧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為天忌言太一所在中宮之日大宜避忌

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

夏其日戊辰巳巳膺喉頭首應夏至其日丙午右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

應立冬其日戊戌巳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丙午右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

大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戌巳是謂天忌宜避鍼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

得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不觀百姓于虛寔無犯于邪是

天之露過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

得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不觀百姓于虛寔無犯于邪是

天之露過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

得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不觀百姓于虛寔無犯于邪是

天之露過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

得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不觀百姓于虛寔無犯于邪是

天之露過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

得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不觀百姓于虛寔無犯于邪是

天之露過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

得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不觀百姓于虛寔無犯于邪是

天之露過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

得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不觀百姓于虛寔無犯于邪是

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寔風生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方來名曰謀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方來名曰山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按靈樞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王註以為人虛感邪者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犯之而即救殆弗至于傷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犯縱犯之而即救殆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按九宮八風篇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兩實一虛則為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歧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

養百姓而收其祖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

氣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取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

候諸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再按官鍼篇曰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驗於來今者先知

之所起不可以為工故本經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驗於來今者先知

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蓋驗于來今者言鍼經之所未發明也

之曰人是以本卷九篇論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以天之日月虛盈地之經水動靜

以候氣之浮沉血之凝滯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故曰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

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

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言工取法天地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

不形于外而工已獨知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是故工之所以異

之故曰觀于冥冥焉無窮之道者可傳于萬世也

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髮髻此復言觀于冥冥者不

之無味髮髻于若神是以粗工之不能俱見也上工獨知之者先以日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鍼意法

月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見之是上工粗工之所以有異也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窮冥適

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髮

此亦應辨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後世皇甫

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令者。先知日月寒溫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身知之則立有驗也。其

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相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

形于外。故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害之無味。故謂冥冥如神運髮鬚。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鄉所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

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所謂正邪者。乃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冥風。又非虛

然其中人也。亦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此言虛邪之

起于毫毛。發于腠理。其入深則搏于筋骨。傷人五藏。故上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灑淅動形。而即治之。不

使有傷三部九候之氣。是為上工也。○朱永年曰。虛鄉之邪。達人之虛。則中人也深。而入傷五藏。如人之

九候盡調者。亦始傷毫毛。故當救其萌芽。勿使傷敗九候之氣。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

敗之也。三部九候之相失者。因邪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其已成。則

正氣已敗。三部九候之相失者。因邪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其已成。則

不亦晚乎。三部九候之相失者。因邪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其已成。則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此言正邪之

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知其所在。知其所在。即于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

診則亦莫見其形矣
馬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

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夫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補正焉邪知其情而見其邪形預為之治也

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

馬天包乎地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為

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補必用員者行也行行者移也補必用員者員活其氣之周行

助其氣也故瀉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瀉者候

氣之隆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其呼出而徐引鍼以瀉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

員與方非鍼也方員之道非用鍼之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

不謹養知形之肥瘦則知用針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瀉血氣者內納同中去聲按

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逆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

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

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

同大義則兩相通但靈樞之圓當為方當為圓耳

馬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瀉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瀉之時以氣方盛

語中有此方字故曰瀉必用方離合真邪論云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

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氣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正與此法相同其曰補必用員圓者正以物

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開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

為故如待所責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開其門令神氣存大

氣留止故命曰補較此更詳則圓之為義可推故員之與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

九鍼論藏
府之陰陽
此以人合
天地

之血氣而治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是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

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神謂身形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

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神謂神氣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

得不知其情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

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和曰神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母聞人聲以收其精也

日弗能言者得氣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眾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通至三部九

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原謂十二原也蓋言九鍼之論以十二原主治五藏六府之病令法則

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驗于來令者知三部九候之通令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于心而再問矣

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為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

之所患者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經似乎亦爽然在其前矣然終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

故按之而此工者不得其真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于形迹之粗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

曰形形之為義其下工乎又帝欲知神之為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未及言病情也彼

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知矣爽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則有獨見

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効若風吹雲

明乎若見蒼天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言此則同于神明之道而齊莫知之妙故曰神

神之為義其上工乎靈樞第一三篇云粗守形上守神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為之本原而九鍼之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內言經脈合于宿度經水及
末有真氣邪氣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

其意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瀉於榮膈余知之矣常事鍼經之大

之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言鍼經多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
邪氣入于血脈之中真氣與邪氣有離有合故以此名篇
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于天地

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
度數經水謂洛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淮水潁水江河水濟水

漢水以合人之十二經脈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為陽昂至心為陰地之十二經水漳以南為陽海以北

為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

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為三部九候焉徐公退曰身形之應天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

陰陽也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左為陽右為陰背為陽腹為陰

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

九州人之九藏皆通天氣隴隆同通起貌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

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此言邪入于經寒則血如經水之凝泣暑則氣如經水

之動于脈也言虛風之邪因入客于經亦如經水之得風其至于所在之處亦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

波涌而隴起循循次序貌言邪在于經雖有時隴起而次序循行無有常處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

小大則邪至小則平此以寸口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脈也如經水之得風亦時其行無

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此即有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蓋邪在于經次序循行無有常

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度數也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

與陽而不可為度數蓋言以寸口分其陰陽以九候而分其度數也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

過其路其門戶焉○朱永年曰神藏為陰形藏為陽知在陽分即從陽之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

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即從諸陰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吸則內鍼無令氣忤此以下論刺

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即從諸陰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吸則內鍼無令氣忤此以下論刺

方吸而內鍼無靜以久留無令邪布鍼解篇曰刺寔須其產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故當吸則轉

令其氣逆也蓋吸則氣入易于得氣故復候其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

鍼以得氣為故蓋吸則氣入易于得氣故復候其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

故命曰瀉○徐公選曰風乃血氣之肯為百病之長故曰大氣出呼則氣

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人身當有以瀉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

六十五度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脈者人之十二經脈也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

於清水內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沙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繩水內屬于肝手足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

于小腸手足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心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

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于手心主外合于渚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不寒不

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寒不

血凝滯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也各經動脈其至也亦時隨起邪行脈中始循循然

▲似有次序之意不必作輪軸然其應于脈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

經或在陰經不可為度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其路者惟瀉法

耳故凡瀉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吾方納鍼無令鍼與氣逆蓋瀉日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或

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入

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其氣既得為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其

鍼則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瀉▲按熱論有云大氣皆去亦是邪之氣也調經論曰瀉寔者氣盛

乃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開以出其疾搖大

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瀉必切而出天氣乃屈○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

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張氏注先以手捫循其處欲令血氣循行也蓋邪之切而散之

所湊其正必虛故又當補其真氣之不足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三

張註以指彈其穴欲其意有所注則氣必隨之故絡脈填滿如怒起也

氣外引其門以閉其神註門者氣至之門也外引其

呼盡則氣出氣出則鍼追而濟之也。故虛者可寔。所謂刺虛者。刺其去也。○徐

久留以俟氣至其氣以至適而自護
貴人不敢厭忽

處推闡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

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
排感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

甲指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斯時

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時，使病人

失鉞論亦云然醉之曰勿變更也

奈何岐伯曰持針勿置以定其意候呼

不待還陽差其門

之中。其寒盛未相得。如角皮之起也。時

欲相得者真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隴而

曰真邪已合。如真氣虛寒則化而為寒。
張方其來者三部九候卒然逢之即

按而止之以鍼取之早遏其路

無逢于衝而瀉之擊堂堂之陣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

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其氣者營衛血氣也邪或于經則真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

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亦不可補故曰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言迎奪其邪氣惡得不反虛其正氣乎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

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之不可追此之謂也此言發針之不可大逆也太氣風邪之氣也候邪

傷其真氣矣真氣已脫而不能再復邪氣循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蓄而不能去故曰其往不可追謂邪氣已過不可瀉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逢迎邪氣已過不可追追不可挂以髮

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瀉矣針挂同承上文而言待邪之至及時而發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

可下若先者邪氣之盛也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機弩機也知其可取者當其可取之時用針取之故曰知機道者一止復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

謂也此言其知機之妙既無違其衝又無使其帝曰補瀉奈何夫邪氣盛則精氣奪將先固正氣

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此言此宜先攻其邪也疾出其針以去其盛滿此邪新

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此言若先補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

溶流轉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蓋流動而易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此言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真

氣即復矣同觀子曰此

節可教時下名醫之病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過其路無使或則瀉邪氣以害真氣也帝因上文邪入于脈行無常處在陰與

此較之法必須如此方與本節大義始有源流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從伯言邪之客于形也必

先入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此數語見解刺論必須合此用之方為

未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脈如涌波之中。寒則血凝。溢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
 故行無常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過。知其邪之來。去
 者猶未盛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瀉之。早過其路。則大邪之氣。無能為矣。若不早過其路。而
 至于邪氣甚。或切無達其衝而瀉之。至使邪氣難去。真氣反虛。何也。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因散邪而太
 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瀉之。則真
 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瀉。以髮之
 妙。乃用針者。之所當知也。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干先。則邪未至。若在干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
 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干先。則邪未至。若在干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
 病不可下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
 不動也。故曰知發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挂以髮。不不知發機之道者。難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
 己也。按靈樞小針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氣虛不可瀉也。不可瀉也。不可挂以
 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瀉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詞。專主瀉言
 而靈樞則兼補瀉言。故其詞同。而意則小異耳。然帝又以邪氣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詞。專主瀉言
 補者。不可以為瀉。故又以補瀉奈何為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
 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
 血。其病立已。奚必以真邪俱在。補瀉難施。為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為之奈何

之中真邪未合。其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真邪已合。而波隴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營衛內陷。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脈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

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左右上下謂左右手足膺喉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則傷五臟。九候之脈所在形藏者生。在神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朱衛公、

日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減者，脈細也。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

張氏曰
因上二篇
論刺三部
九候之法
天每篇中
俱提出三
部九候四
字後卷刺
要不辭六
篇復論刺
法之要學
者當分而
論之合而
參之
以已同者
看同予與
通評者謂
榮衛血氣
藏府肌形
及有病之
所生皆變

是天地不分以上為天以下為地以中為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
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陽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水穀之所資也蓋三部陰陽之脈皆
位外內逆從上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當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脈焉徐公選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
陽明之胃氣詳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
三部九候合之四時五行加臨相勝而各治之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交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
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按帝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太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
曰太過平氣之誅罰無過命曰太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是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
歲為無過也

人正氣以從為逆營衛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着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

不知三部九候者不分真邪不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真氣與人天殃蓋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
用鍼之道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反亂大經

勝邪攻正絕人長命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因而不合于四時五行之道六氣邪之新客來也未
之加臨五運之相勝邪反釋之正反攻之則絕人長命矣

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此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即
當逢而瀉之慎勿使真邪之相合也

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過其路故此節
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過其路之為宜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評論也內論有病
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此亦承上章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邪氣者風寒暑濕之邪精氣
盛故邪盛則實正氣有強弱故精
奪則虛奪失也或為邪所奪也

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寔以邪氣盛則寔耳邪
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見于脈氣

此言脈氣本于內而發原于下

重平聲

診尺之法靈樞邪氣篇經脈篇論疾診尺篇本經移刺篇張兆璜曰此篇論邪者先從外而內正者亦先外而內如未死者先葉落而後

帝曰虛是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戾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伯言虛寒者皆從物

金五行之氣先虛于外而後內傷五藏蓋邪從表入裡在外之血氣胃肉先為邪病所虛是以骨月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表氣虛則內傷五藏而裏亦虛此表裏之虛寔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寔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餘藏皆如此張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

當其勝尅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寔也張肺主氣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藏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氣歲應于四時故皆有生旺尅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

馬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尅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

帝問虛寔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寔也

帝曰何謂重寔岐伯曰所謂重寔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寔張大熱者邪氣成也氣為陽血脈為陰邪成而氣血皆傷故為重寔此

論血氣之陰陽虛寔也○徐公遐曰重寔則其中有重虛故上文曰虛寔何如下文曰夫虛寔者則此言病有重寔之義也大熱為病邪氣甚熱▲以後文寒氣暴上脈滿而寔照之

馬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其脈甚滿是寔而又寔謂之重寔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以治之張然經絡又有深淺陰陽之別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張邪成于經則寸口脈急緩為內熱熱在于絡則尺脈從滑則逆也張滑主氣血皆盛故為從滑主血氣皆衰故為逆

從滑則逆也張朱聖公曰故曰者為陰陽血氣邪正而言也夫虛寔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月滑利可以長久也張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皮肉筋骨五藏八于經脈以及于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命如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行引故不壽而盡也○徐公遐曰邪氣寔則正氣虛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張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盛此邪去絡

脈尺之法
經也
經脈內連藏府為陰主內經云榮出中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先充皮膚為陽主外
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
先從外而
內也

此言色脈
與尺之相
應也如鼓
應柝此章
論虛實之
道者從物
類始故以
脈尺之法
候之脈尺
之法先膚
表而絡結
而經故以
尺膚候絡
氣以尺脈
候絡脈而
以寸候經
謂氣之先
從下而上
從外而內
也

夏為從治主病者
此論外因
之虛實也
帝曰經虛絡滿何如
此論內因
之虛實也
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滑也
經虛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藏于內故生蓋外因之病宜神機外運內因之病宜根本實堅
帝曰治此者
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利陰灸陽

此節即經絡俱實絡虛經實經虛絡實者而擬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
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奪則虛也實者即前邪氣或則實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
而以絡並之則經皆為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為陰寸部為陽尺部為陰急脈為陽
緩脈為陰滑脈為陽濡脈為陰脈熱為陽脈寒為陰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實也尺脈緩而見陰是絡
亦實也所謂經絡俱實也必其急緩之脈帶滑則為順而生帶濡則為逆而死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
實必滑澤則生枯澀則死非特脈為然也故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脈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藏
滯滯則其脈亦澀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于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
推經氣有餘故脈口熱惟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屬陽合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脈口熱而
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脈口不宜熱熱為逆而死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脈口宜熱尺中宜
寒當為順而生即主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
經虛絡滿也滿者實也惟絡脈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脈虛故脈口亦寒溫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滑
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生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為陰令滿
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為陽令滿則灸之虛則刺之

帝曰何謂重虛
此論脈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實即可類
推之此觀之則大抵灸主於瀉而刺則可補也
也榮氣宗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故曰脈氣蓋以氣口之脈可以候血而可以候氣也上虛者寸口
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于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朱永年曰氣逆于上而足寒者上實下虛也

重者邪氣
實虛者正
氣虛重虛
也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三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是皆在正氣矣故曰脈虛者不象陰之言重虛之脈不象少陰之兼有水寒之是

針經曰用

針之類在

于調氣氣

積于胃以

通榮衛各

走其道宗

氣流于海

其下者注

于氣街其

息道故厥

在手起完

氣不下脉

中之血凝

而留止

此上下皆虛帝曰何以治之謂何以補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惛然

故謂之重虛也經曰數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而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

榮衛宗氣也經曰數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而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

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以司呼吸是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宗氣虛而

語言無接續也鐵經曰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惛然惟虛怯是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宗氣虛而

氣虛于下則令人行步惛然蓋氣從太陰出注于陽明上行注于足陽明下行注于跗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

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徐公遜曰此註當與九候論之地以候胸中之氣註合參

原則知所以治之矣此論後天之主氣也徐公遜曰此註當與九候論之地以候胸中之氣註合參

脈虛者不象陰也氣為陽血脈為陰陽明之生氣為陽少陰之精氣為陰蓋言以寸尺之脈以候陽明

尺之脈而候氣分之陽豈以皮膚候血脈而反以脈候氣耶曰經言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脈急者尺之皮